

恽毓鼎澄斋日记 ②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恽毓鼎澄斋日记 ②

恽毓鼎著 史晓风整理

浙江古籍出版社

本书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恽毓鼎澄斋日记/ (清) 恽毓鼎著.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4. 3

ISBN 7-80518-944-7

ISBN 7-80518-944-7



9 787805 189444 >

I. 恽... II. 恽... III. 中国—近代史—史料—清后期 IV. K25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4314 号

恽毓鼎澄斋日记

恽毓鼎著 史晓风整理

-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 责任编辑 尚佐文
- 特邀编辑 沈湘泉 吴士军
- 封面设计 龙传人 徐力坚
-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 激光照排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 开 本 787×1092 1/16
- 印 张 51.5
- 字 数 1200 千
-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7-80518-944-7/I·759
- 定 价 1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总序	戴逸 (1)
序言	戴逸 (1)
北上日记 光绪八年壬午 (1882 年)	(1)
计偕记 光绪十二年丙戌 (1886 年)	(12)
味腴室读书日记 光绪十二年丙戌 (1886 年)	(24)
味腴室读书日记 光绪十三年丁亥 (1887 年)	(34)
味腴室日记 光绪十五年己丑 (1889 年)	(42)
味腴室日记 光绪十六年庚寅 (1890 年)	(59)
北上记 光绪十六年庚寅 (1890 年)	(70)
日记摘录 (1888—1890 年)	(74)
日记 光绪廿一年乙未 (1895 年)	(81)
日记 光绪廿二年丙申 (1896 年)	(91)
日记 光绪廿三年丁酉 (1897 年)	(116)
澄斋日记 光绪廿三、廿四年丁酉、戊戌 (1897—1898 年)	(136)
守拙日录 光绪廿四、廿五年戊戌、己亥 (1898—1899 年)	(162)
澄斋日录 光绪廿五年己亥 (1899 年)	(190)
南游记 光绪廿五年己亥 (1899 年)	(195)
日记 光绪廿九年癸卯 (1903 年)	(205)
澄斋日记 光绪卅年甲辰 (1904 年)	(228)
澄斋日记 光绪卅一年乙巳 (1905 年)	(262)
澄斋日记 光绪卅二年丙午 (1906 年)	(293)
澄斋日记 光绪卅三年丁未 (1907 年)	(340)
澄斋日记 光绪卅四年戊申 (1908 年)	(368)
澄斋日记 宣统元年己酉 (1909 年)	(419)
澄斋日记 宣统二年庚戌 (1910 年)	(472)
澄斋日记 宣统三年辛亥 (1911 年)	(521)

澄斋日记	1912 年		(578)
澄斋日记	1913 年		(629)
澄斋日记	1914 年		(677)
澄斋日记	1915 年		(718)
澄斋日记	1916 年		(757)
澄斋日记	1917 年		(772)

附录

崇陵传信录		(781)
恽毓鼎奏议选		(794)
诰授资政大夫赠头品顶戴原任日讲起居注官二品衔翰林院侍读学士恽 府君墓志铭	 曹允源	(808)
恽毓鼎小传		(810)
后记	 史晓风	(811)

澄斋日记

宣统元年己酉（1909年）

宣统元年，岁次己酉（余年四十七岁）

正月初一日 晴和无风，天色晴朗。辰初三刻，青长袍褂，帽摘缨，恭诣皇极殿几筵前行礼。辰正一刻，恭诣观德殿几筵前行礼。皆三跪九叩，如朝贺礼。礼部成案，清明、中元、冬至、岁暮，王公百官有齐集，元旦则无之，唯内廷祭奠而已。此次奉特旨行之，以寓不忘先后、帝，事死如事生之意，亦因未逾百日，不忍遽废朝贺，故吉礼仍持凶服也。毓鼎回忆去岁朝正景象，犹在目前，倍增凄怆。礼毕在起居注帐棚小憩，与同僚约，各不拜年，缘皇太后、皇上尚因衰经在身，不受群臣朝贺，群臣讵可互相庆贺乎？归寓谕儿辈及家丁不得向余行礼。易常服在至圣先师位前行礼，佛前拈香。仍穿青长袍褂在祖先前行礼。午饭后，偕次寅同车至南横街三兄处拜二世父母、亡嫂神影，略坐即返。看《后唐纪·明宗》上之上、上之下。处乱世兵火饥荒之后，天成年间为小康矣。吾一岁三百六十日，无日不看书写字。余尝戏语儿辈，吾身后若作志状，唯“手不释卷，老而弥笃”八字，或可当之无愧矣。次寅嗜读制艺，晚饭后共检何先生时文稿读之，仿佛二十年前挟策觅举时也。然余读时文，见解则较二十年前高出数倍，玩书理，体文思，颇入深处。（何先生讳逢辰，阳湖人，先世父资政公业师。久困场屋，以明经老。今观其文，谨严深细，直凑单微，无怪难得赏音也。）“丧乱以来，贫者但受敕牒，多不取告身。”胡注：“受敕牒以照验供职。”余按：告身，今之诰敕；敕牒，则似今之官照凭照。“监国服斩衰于柩前即位。百官缟素。既而御袞冕受册，百官吉服称贺。”胡注引徐无党曰：“释衰服冕，可以见其情诈。”余按：受册为吉礼，自应暂御吉服，俟礼毕乃反丧服。其礼昉于周康王。我皇上去年十一月初九日升太和殿即位受贺，上暂服朝服，百官亦朝服行礼，礼毕仍服缟素，正合礼意。明宗之为此，不悖于礼，徐氏乃讥其诈，直是不知礼耳。徐注欧史，断断于书法间，有极疏陋处。余以其为欧史之累，尝欲删之。胡氏似不必引此条。

初二日 晴。一日在家。作霖叔、庄枚晃来谈。看《后唐纪·明宗》中之上。写复叔权书。

初三日 晴。吴东山、杨荫北、朗轩昆仲来久谈。晚，落神影。看《唐纪·明宗》中之下。笏斋来书，言去岁十二月廿一日有日抱珥之异，余未之见也。

初四日 晴。饭后至董处拜先像。灯下作复笏斋书。宝惠奉涛贝勒、朗贝勒、铁尚书派充禁卫军一等书记官。此军监国特设，以拟古之宿卫，专挑京师旗丁强壮者练之。既得祖宗时八旗兵遗意，兼寓固本之谋焉。看《唐纪·明宗》下、《闵帝潞王》上。长兴四年诏雕印九经卖之，蜀母昭裔亦雕卖九经。此盛唐时所未及行者，不期于五代得之（仓米有雀鼠耗，亦始于明宗时，皆良法美意也）。潞王赏薄，军士怨悔，谣曰：“除去菩萨，扶立生铁。”胡注：“菩萨，闵帝小名。”愚谓军士虽朴，断不致呼故君小名。菩萨盖仁慈之称。南唐边镐宽柔，人呼为边菩萨，与此正同。观下文言闵帝仁弱、帝刚严二语可见（生铁喻其刚）。

初五日 晴。已刻祭神。饭后至铁路公司。酉刻赴梅叟约。看《后晋纪·高祖》上之上。《通鉴》称石敬瑭称臣割地于契丹以求援。胡注：“自是以后，辽灭晋，金破宋。”下空十六字。盖谓蒙古灭金宋以主中夏，而不敢明书之，故空格以示意。六百岁后，犹可推测得之。

初六日 晴。饭后拜风雨门将军（谢其派濮卿和为近畿督练处学习委员，兼拟更为三兄谋事），未晤。至董希文叔岳处，以请安代拜年。商务印书馆缩印光绪新修会典及事例，共廿四函，价洋十六元。余与宝惠定一部，又为史馆定一部。看《后晋纪·高祖》上之下、中卷（未终卷）。自汉以后，有功于人国，因而移其祚者，魏武、宋武（魏武且未及身）。无功无德，无端篡弑，以倾人国者，王莽、萧衍、萧道成、杨坚、徐知诰、石敬瑭。二萧遇荒暴之主，为众望所归，犹可言也。王莽受千古恶名而不终，后人亦不列为一朝。杨、徐虽负其君，而无恶于天下。唯石敬瑭勾引夷狄，以君父事之，竭中国民力以奉之，遂近貽契丹抄掠残杀之惨，远貽数百年之祸，实不成为君。其恶浮于朱温，论世者乃知恶朱而不恶石，何也？成石氏之晋者为桑维翰，而史家多誉之。其相晋别无远谋，唯以媚外苟全为计，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宋太祖之得国，亦极无道理，因其为开国正统贤君而恕之耳）。（〔眉〕此三语吾颇自负为笔挟风霜，有功于世。）复许篆丈书，为宝铭择吉三月初五日完姻事。

石晋桑维翰，以唐同光进士，赞成叛逆，割地偿款，引外夷以覆君国。盖乱臣贼子之尤，其为相，别无经国养民固宗社之远谋，唯以媚外苟全为得计，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后人乃多誉之，何也？欧史叙其广通赂遗，似亦不甚满意，然犹未揭其罪状所在也。

初七日 晴，颇暖。汪颂年来畅谈，留其午饭。饭后至松筠庵同乡议事。偕仲鲁、康侯游火神庙，书价之昂，过昔年四五倍。余唯买原板《青门稿》以归（吾邑邵子湘长蘅著）。晚，践任觐枫大观楼约。

初八日 晴。已刻至天福堂，赴朗轩约，算结同昌账目。饭后在大德通久坐，独游厂肆，买书二部而归（《黄氏日抄》、何氏《馀冬序录》）。看《后晋纪·高祖》中卷、下卷。

初九日 晴。半日会客。删改《美国历史》四卷。便衣至白庙，祝陆年伯母生日。袁、吴两师开学，晚设席请先生（作霖、吉甫、禹逊、珩甫作陪。梅叟、绶金辞未到）。杜庭珠论唐末诗人，如罗（隐）、韦（庄）、吴（融）、韩（偓），可以追配温、李，唯昭谏于激昂兀莽中时带粗率。已上三家细腻风光，含思凄惋，盖亦变风之余波，而骚雅之别体也。评鹭甚允，以拟骚雅，所见尤精。看《后晋纪·齐王》上。世皆以挑衅误国罪景延广。考契丹初次入寇，屡为晋师所败，无功而归。使非误用杜重威、张侯泽，则晋事犹未可知也。

桑维翰一味主和，契丹入汴，世咸归咎于维翰之不得行其志，和局之不成。然契丹欲晋割镇定以求和，卢龙割而北方失险，胡骑所以长驱，若再割镇定，河北尽失，河南岂能自存？异日难保不有违言，一失和而马即饮河，晋祚终不能保也（除非有求必应，无辱不忍，甘心为小朝廷，或可苟延旦夕之命）。此岂可以和局了事耶？当太原乞援之时，刘知远即深以割地为非，而维翰未闻谏阻，是维翰亦主割地也。北方无险可守，谁实尸其咎乎？故论晋事者但当责所用之非人，不当责延广之主战也。

初十日 晴。孟春时享庙，贝勒载润恭代行礼。毓鼎朝服陪祀，丑正即到，为时甚早，因与恩露芝同年敬瞻殿内。中列七筵（每筵设雕龙大木方椅，或二座，或三座），其中为太祖帝后，东为太宗、圣祖、高宗，西为世祖、世宗、仁宗，东壁面西设二筵，为宣宗、穆宗，西壁面东设一筵，为文宗，将来德宗祔庙，若兄弟合为一世，则东壁已无馀地，因穆宗神位之南紧接两黄案，陈列宗器，再南则近殿槛矣。殿七楹，毓鼎与露芝以步量之，纵四十六步，横一百二十八步，楹柱四人合抱不能满（吾二人亦试之），高不知其几何丈矣。中悬雕木灯二十挂，璎珞亦以木为之，雕镂精工，似是檀木所制。卯初刻，恭代者始至，毓鼎在殿陛下与诸臣随同行礼。礼毕天已大明，集霰轻霏，貂裘尽湿。归家解长衣复寝，直至午刻始觉。看《后晋纪·齐王》中。申刻至东城赴张振老约。易实甫观察赠《游庐山诗》一册，乃南皮相国所评点者，实甫就墨迹原本付石印，其中有五七古数篇，五言律三首，相国极赏之，誉为古今奇作，真实不虚，若实甫他作皆称是，则并世诗人不容有二矣。相国以“割爱”二字针实甫，深中其病。吾辈才多者皆犯此病，所以伤于浮浅也。今日系隆裕皇太后万寿，有旨王公百官仍服缟素及青长袍褂，不受贺。十三日皇上万寿亦然。然则臣下安可做生日，受朋友祝拜耶？亲友间往往受人祝拜，大非礼也。

十一日 晴。自元旦以来，无日不风日晴和，廿馀年所未有也。半日会客。未刻赴徐花老约，为题两圣升遐挽词册引首。看有熊掌、鹿脯，制造精美，不愧珍异味矣。趁西城而归。看《后晋纪·齐王》下、《后汉纪·高祖》上（未终卷）。朱绩臣自皖来（又笏同年哲嗣），谈及安庆两遭变乱，而朱经田巡抚一无善后布置，祸犹未已也。朱抚以附袁建节（由知县至开府不过数年），无才略可言，恐误东南大局。

十二日 晴。凌润台京尹云，西安门内西十库后（旧有十库，隶户部，今俱废，唯存硝磺一库，亦名存而实亡，尚有值班兵屋），有官地约百亩，可作农学会试验场，约今日往踏勘。饭后偕严范老诣仲鲁处，与孟黼臣会齐，偕至其处，京兆已先至，在宛平旧学堂茶憩，详度地势，极为合用。陈华甫续来，相与商论办法，日暮始散。十库地址为法教堂侵占殆尽，京兆此举颇具深意也。晚饭后偕次寅至东长安街看电影，无以异于春仙，徒劳跋涉，所费亦巨，殊不合算，唯坐位较安逸。看《后汉纪·高祖》中。

十三日 晴。饭后诣编书处，删并王小东所编美史。原编廿四卷，余并为七卷。看《后汉纪·高祖》下、《隐帝》上。父子两世四年，实不足为一代（高祖以二月即位，次年正月即殂，首尾不足一年），特以时无正主，不得不数为一朝，其实当从王船山先生之说，自梁迄周五十馀年，名为后战国，或直名为十一国。陈简庄（鱣）撰《续唐书》（余有其书），以后唐、南唐纂唐之绪，而黜梁汉周。此亦从其名而姑为之续耳。究竟后唐为沙陀赐姓；南唐自称为吴王恪后，来历不明，其于高祖、太宗之胤，俱无涉也。况天祐、同光之间，脱十馀年；清泰、升元之间，脱一年馀；叙事仍不能接续也。不过朱梁凶恶过甚，

与其帝温上温，无宁帝后唐南唐耳。后唐极似刘渊。渊以匈奴自谓绍汉之统，庙祀高帝、光武，而追上蜀后主谥号。庄宗以沙陀自谓绍唐之统，庙祀高祖、太宗，而追上昭宣帝谥号。特梁灭而晋存耳。

十四日 立春节。晴。起居注同寅在松筠庵会议讲习馆章程，备便饭二席，以别于公宴，其款则出自马积生观察所寄团拜费，余写复谢公信，请诸公各自签名。散后入城，至李荫墀年丈处诊疾。看《后汉纪·隐帝》下。

十五日 晴。采涧夫人生日，以在国恤百日内，尽却内外来客，祝礼皆谢之。上灯时祀先。看《后周纪·太祖》上，观周太祖、世宗规模阔远，颇异于前四代帝王所为。其所用之臣亦然（如李谷、范质、王溥、王朴、魏仁浦之类）。盖天运渐由乱趋治，其应运而生者，亦渐有大同之象矣。维时闽、楚皆已亡，南汉残虐无人理，北汉、荆南不足言，蜀仅仅自守，所能与中原抗衡者，独南唐耳，而主暗臣庸，有进取之志，而无进取之略。天下大势，渐趋于周，继以宋艺祖，遂一函夏，士生其间，固可揆理度势，望气而得之，无俟术数先知也。

十六日 晴。三兄于十四日庶生一子，今日洗三，偕次寅往贺，面后闻朗轩太夫人病危，偕次寅往问。又至李荫丈处诊疾。看《后周纪·太祖》中。李子赫自津来夜谈。

十七日 晴。午刻至广和居赴黄禹逊约，座中谈及谢侍御（远涵）疏劾郎传部尚书陈璧贿赂公行、浮费徇私各款，交那、孙二相国查办。陈璧青衣小帽入署诣庶务处，与心腹四五人造假账目，三日夜而后成。迨二相调查账簿，皆非本来面目矣。两相国不先严密调取，致令从容做手脚，已为失计，而沈、吴左右二侍郎不加拒绝，装聋做哑，任其蔽日瞒天，尤不可解。说者谓，两公岂畏失察之咎耶？抑亦心虚不能和盘托出耶？日本书贾中田庆在文友堂携书求售，书皆精本，价亦不甚昂，余与魏掌柜分买之。余得《渭南全集》（诗文、《南唐书》、汲古阁书、日记，六大函，初印本），徐氏《全唐诗录》（殿本初印），《通志略》（福建刻本），《王荆公诗注》，《四书辑释大成》（元倪士毅辑）。又以银三两买大本《尚书大全》八巨册。灯下写致端、杨二帅书。又复刘心斋信。梅叟来久谈，以近作诗十馀首相质正，余为改定数处，叟欣然从之，虚怀可敬也。

十八日 晴。已刻赴铁厂，为胡怀庭署正点主。至长椿寺吊唐鄂生尚书之丧及孙孟延周年行礼。未刻至李处赴袁先生、李珩甫约，趁西城归。看《后周纪·太祖》下、《世宗》上。革陈璧职。奸贪之人如此下场，为幸多矣。

十九日 晴。早起登圃，下胶粘白冻无数。午前再圃，幸得好粪，或可不成下痢，然体气颇惫。未刻勉诣史馆，开年第一次也。因公事偕鲁卿谒鹿相，语不及私。归路问杨伯母病，危在顷刻。又至雅初处诊病。顾愚老约万福居，辞之。灯下看《后周纪·世宗》中、《世宗》下，阅《通鉴》毕。自十月至今四阅月，从唐高祖至周恭帝字字细看，首尾不遗，十年来未尝如此认真读书矣。拟更抽看东汉一朝，以收温故之功。明少室山人胡氏评史，马、班而外，范蔚宗以文胜，陈承祚以质胜。余谓二家而外，沈休文、魏伯起均以才胜（秘史二字出自怨家之口，吾辈不当拾其唾馀），欧阳永叔《五代史》以识胜，《新唐书》诸志以学识胜（纪传不足言）。夜饭后知朗轩丁忧，遣量能先往吊唁。

二十日 阴，风狂如虎。痢犹未愈。据仆妇言，余患此非一日矣。全女十岁生日，斋佛吃面。未刻至樱桃斜街陈莲卿处为其太夫人点主。风沙十丈，对面不见人，事毕即归。

晚，备酒肴，为次寅饯行。复徐子展先生（诸弟之业师，官山东）、何志霄信，交次寅携去。柯凤笙丈来夜谈，专门元史之学，言之娓娓，专精之乐如是。余今年四十七矣，岁华悠忽，一事无成，读书虽多，汗漫无涘，官司所掌，多在文字间，罕簿书稽核之烦，颇思以著述自娱，遣此日月。生平于陈氏《三国志》，用功最久（自癸未年起），致力最勤，网罗贯穿，颇有所得，欲继前轨，编辑《三国会要》，以续宋徐氏《两汉会要》之书，而补钱衍石先生之佚（钱氏曾辑《三国会要》，已成书而未整理，歿后稿遂散失，仅存序例于文集中），似非徒耗心神，作为无益也。夜，风尤猛。

二十一日 阴。晨风稍杀其势。德宗景皇帝几筵前三满月大祭。卯正至景山门外帐棚。辰正二刻诣观德殿行礼。归途谒谢振贝子（曾恩贝子以次寅托袁抚台，求其位置一缺）。到家补睡一时。饭后至医学堂议事。至朗轩处行吊，送焚化车马后始返。夜间与次寅话别，抑抑无欢。闻陶斋病，发电询之。看《汉纪·孝平帝》。

二十二日 晴。辰正二刻，本日孝钦显皇后三满月大祭，午初三刻恭上尊谥册宝，诣几筵前告祭（册宝以沉香木为之，奉安时藏于地宫，另制绢册、绢宝，以便焚化。其玉册、玉宝藏于太庙，俟祔庙前恭制），四品以上各官随同行礼（大学士至四品京卿均在皇极门外行礼，一律青长袍补褂摘缨），两次跪均甚久（先行三跪九叩礼，次跪听宣读册文，行一跪三叩礼，次跪听读祭文，行三跪九叩礼）。礼毕，俟绢册宝祝文捧出乃退。出城在恒裕午餐，假寐一时许。申初刻至湖广馆，赴檀斗生丈约，趁西门归。次寅已于午刻附火车回东省，今夜宿保定。余晨临歧握别，故不送也。看《汉纪·王莽》上。得陶斋复电。

二十三日 阴。半日谢客静养。广莱侄自南来。饭后诣编书处，发缮土耳其基、比利时、葡萄牙各史。各国历史一律告竣矣。（以次编辑历史，欧介持〔家唐〕《英史》，郭筱麓〔则澧〕、顾伯寅〔承曾〕合编《俄史》最佳，以其有条理，有剪裁也。蓝式如〔钰〕《德史》，李星乔〔哲明〕《荷兰史》，李新吾〔经畬〕《日本史》，毕□□（太昌）《土耳其史》次之。此外，或鄙俚冗漫或草率排比，不足言矣。）闻广勉斋之子温病喉痛，为医所误，急往诊视（勉斋未敢烦余也），则已喉闭，不通滴水，危甚，恐不可救，姑予一方。复至李荫老处改方。葛振老以马车跟踪来迓，至则振老自病，诊脉畅谈而归，已夜饭后矣。看《王莽》中。莽席汉朝全盛之业，为自来篡臣之最安逸者（此外皆得于板荡偏据之余），使能静以守之，则国祚固矣。其人日求制作太平，既非奸邪，又非荒淫无道，直是世间一大愚妄人，不觉其可恨，唯觉其可笑耳。又思南北朝人才，北远胜于南。南尚虚文，北敦实行。南方之人文秀轻薄，北方之人坚朴劲厚。机权武略如高、宇文二祖，学如王肃、游雅，才识如崔浩、杨悟、苏绰，品如高允，岂皆南朝所有，即尔朱荣亦未易才也。天下承平，则南士多于北；天下多事，则北士多于南（江淮之北皆北士也）。我朝穆庙中兴，所用皆湘皖人，此则间气所钟耳。得笏斋书，随手作答。

二十四日 晴。恩诏百官加一级，具公折递膳牌谢恩。饭后为振卿复诊。访朗轩。溧阳署令钱国选经征下忙钱粮，每洋一元，抑勒多加八十五文，一邑钱漕浮收至三万馀串。又不收铜元，勒令折交银元。民大困，探知武、阳二县每元仅多加十五文。地方官因余曾疏劾苏抚加赋二百文，畏余更议其后也。爰公议举史君邦庆三千里走京师，乞余救解。余以一邑之事，不便疏闻，乃作二函，一致常镇道刘襄孙（燕冀），一致镇江守承瑞卿（璋），痛陈钱令浮收之罪，请其检察减收。为民请命，不敢避嫌怨也（余劾加赋疏，江苏

抚藩州县甚恨余，而民间则受惠甚大，有尸而祝之者）。史君以乡人所醵资三百金为余寿，余峻却之。久闻《黄文洁日钞》之名未能读也，今年游厂始买得旧刻一部，归而读之，精审翔实，大有益于学者。使我十五年前得此书，专心研究，所得当不浅。惜近年读书不能专精如昔，负此书矣。前人读书札记最有益于学者，黄氏的《日钞》、王氏《困学记闻》、顾氏《日知录》、陈氏《东塾读书记》。此外记录甚多，学者浏览未始无益，然究不如此四书之精要（即如余新买何孟春《馥冬录》，陈义不免有肤浅处；阎氏《潜邱札记》，钱氏《十驾斋养新录》颇有名，然稍嫌破碎）。

二十五日 阴。午后诣起居注，当众点派，各服乌布。风大起，几不成步。出城至观音院，史季超丈为其太翁作九十冥寿。看《汉纪·淮阳王光武帝》上之上。范史不为更始作本纪，《通鉴》乃以淮阳五纪年。此何也？盖以王莽纪年原属不得已之事，但使汉有所立，即当夺莽之名，况更始本系近支，天下皆尝奉其正朔，光武又借之而兴，是淮阳虽不得名为正统，亦不得视为闰位，实西京之余分，东京之先导也。

二十六日 晴。午刻诣史馆，复诣编书处。灯下草改良学制疏稿。延江西鲁夫人督课九女、一侄女、一孙女。晚，设席请师、采涧夫人为主（夫人母家姓邹，其翁□□□为余壬午同年）。看《汉纪·光武》上之中。得次寅顺德书，阅之惆怅半日。

二十七日 晴。半日会客。饭后出城答拜七客，不见一人。至聂处葛处诊疾。灯下草改良学制疏脱稿。看《汉纪·光武》上之下。

二十八日 晴。本日恭上德宗景皇帝尊谥册宝。已刻，臣毓鼎在景山门外跪接，至帐棚少坐。午初三刻，四品以上各官诣观德殿行礼如廿二日（初次跪二十二分钟，第二次跪十九分钟），跪时甚久，诸臣多有腰膝不胜，手拄俯伏者。寿州相国年八十馀，挺身长跪，凝然不动，老辈禀赋保养过后生远矣。余亦幸能支柱焉。未刻约张振丈、易实甫、檀斗丈、延澄丈、陈梦丈、顾氏昆仲、何梅叟在寓便饭，上灯前皆散。夜，风。请袁先生缮折。看《汉纪·光武》中之上。吴汉虽名将，然师无纪律，频有纵兵虏掠之事，不及冯异，来歙、耿种。光武极知兵，观其指授方略，料量胜负，高出诸将数倍。光武善视刘盆子，固是度量宏处，然王莽亦未害孺子婴，魏文帝不害献帝，晋武帝不害陈留王及蜀后主吴孙皓，毕竟是古人好处。此端开于宋武帝，罪大恶极，而子孙即受屠戮之惨，孰谓无天道哉！

送易实甫观察分巡滇南

相逢冰雪痛乌号，晚岁功名感鬓毛。残夜除书新使节（除夕奉分巡之命），南天行轺旧征袍（实甫昔曾游滇）。春归日下人偏去，诗历黔中境益高。闻道吐蕃窥六诏，安边筹略望韦臯。

（〔眉〕此诗是唐音非宋法，最忌夹杂。第六句用典而无使事之迹，所以为佳。）

（实甫极誉之，谓意思密切，音节浏亮。余自负亦如此。余近年作诗宗派，于《瀛奎律髓》求格律，于《中晚叩弹集》求韵味，精思力学，庶几成家。亚蘧谓似明七子。）

二十九日 晴。风后颇寒。午刻访嗣香前辈，偕至公善堂，余衣冠送开学（蒙师王□立，号如斋，宝坻人），复诣各神像前拈香行礼，在堂便饭。步行看龙树院，拟买为农工

学会试验场。读壁间顾南雅先生（莼）碑记，院故松筠庵下院，闽陈璧强占之，逐僧迁佛，建屋设花厂以渔利。壁既褫职去，则收回此院以为吾直公产，固其宜也。与嗣老冒风游历一周，兼登台以望山。入城诣编书处，归寓以奏折交王供事恭递。得陶斋密电。又得张季端同年龙江书并诗三首，书法永兴，一笔不苟，可贵也。付宝铭藏之。今日恩诏加一级。自去年十一月初九日至今，三次邀恩加三级矣。晚唐诗家俊爽若杜紫薇（牧），藻绮若温助教（庭筠），精深若李玉溪（商隐），整密若许丁卯（浑）（此四家系胡元瑞评语），凄婉若韩承旨（偓）、吴承旨（融），悲壮若罗江东（隐），圆亮若韦浣花（庄），皆于盛唐大家之外自辟佳境，学者荟萃此八家而学之，其亦足以自娱矣。雨水节。

二月初一日 晴。一夜大风，入晨未减。呈递封奏，毓鼎前衔，李学士（士珍）后衔。前衔写恽毓鼎等，折后仍列二人衔名。辰初三刻事下，奉旨学部议奏，钦此。辰初刻皇极殿百日大祭行礼，礼毕在史馆坐至巳正，赴景山门外帐棚。又候四刻，摄政王由宫内诣观德殿，毓鼎等随行。午初一刻，百日大祭行礼，跪听读祭文。文过长，二十四分钟始读讫。大风飞扬，寒不可支，耳冻欲堕。礼毕还起居注帐棚取暖，登车归寓，稍进食即剃发（皇上未刻请发），悬挂门封。余不敢出门受风，下帷删改财政书三卷，看《汉纪·光武帝》中之下。得易实甫和诗。

初二日 晴。寒甚，被薄，竟至冻颤。盆梅盛放，满室清香。午前删改财政书一卷。饭后至教育会（轮在苏学堂）。在三兄处少坐，申刻赴绶金约，两席十馀客，皆藏书好古名士也。绕正阳门归。得张香圃（荣燊）广东书件，又少朴同年书。

初三日 晴。午刻诣武阳馆祭文昌帝君，祭毕午饭，同乡到者八人。三点钟诣史馆论《食货志》体例，请章翼山（棫）、水藻樵（祖培）二君纂辑，赍续进呈本，自嘉庆十六年起，断自光绪三十四年。散后出城，在大德通小坐，存洋五百元。酉刻至同兴堂，赴蔡定臣约。

再送实甫

万里从兹始，依依祖帐歌。绣衣唐察抚，蒟酱汉牂牁。春色随人远，江流出塞多（中国之水皆从塞外来朝宗，唯云南金沙江独流向境外）。先公有遗爱（实甫尊人笏山年丈曾官云南），莫更叹蹉跎。（“江流”五字纯乎唐音。）

初四日 晴。客来甚多。午刻至朗轩处为其太夫人题主。归寓甚倦。余每岁交春令后皆如此，唯有携一卷好书，静气读之，稍能解倦耳。删改财政书一卷，发交供事誉真。编书处编辑之书，扫数竣事矣。看《汉纪·光武帝》下。后汉君臣俱有儒者气象，故百馀年节义风俗为古今冠，后代唯宋足以继之。夜，大风。

初五日 晴，风仍不止。半日会客，饭后至朗轩处行吊，出城至番禺新馆，赴梁长明比部（广照）约。长明攻诗词骈文，今之学者也。出示其友梁伯颖（志文）柬（系笏斋会试门生）。称余名重都下，为当代泰山北斗，誉过其实，深滋愧惧。趁西城归。看《汉纪·明帝》。余欲纠合同志十数人为讲学会，专研究经史理学，以保存一线将亡之旧学，每月会一二次，或抒新得，或晰疑义。

初六日 晴。饭后至三圣庵朗轩太夫人殡宫行吊，少坐即诣史馆，散后诣编书处。钱士青约福隆堂，辞之。看《汉纪·明帝》下、《章帝》上。寄延平书。向来坛庙祀典，上亲行礼，起居注官侍班。若遣王公恭代，则有陪祀而无侍班。去冬群臣恭议，皇上幼冲，所有祀典，俱由摄政王代诣行礼，与寻常恭代者不同。余起草交起居注司官行文礼部，询起居注官应否侍班。至今不复。初四日礼部忽来文云，摄政王初七日诣中和殿看版，初八日诣社稷坛行礼，请起居注查照办理。余以来文语意不明，复起草付司官，再行文礼部，催其即日据前文核复。今日得复文，始申明摄政王代诣行礼，起居注官无庸侍班。此事乃得根据。盖侍班与侍仪不同（今改称侍礼），有此礼即应旁侍（侍礼乃总副宪之事。凡祭祀，王公大臣以下，有御史纠仪；侍上前者，不敢斥言纠字，故名为侍仪），不因摄政王而废其事，其名上下可通。若起居注官专记皇上言动，上既不亲临，即无言动可记，断不能侍王之班而记王之言动也。礼部此议，庶几不失礼意焉。

初七日 阴。大女生日。已刻至戈景韩太守处为其先世点主（庚子因乱失之，补成三代六主）。主分内外，而内主又有孔，古人制作之意，所以备遭乱奔走时尽弃外榱外主，独携内主，以绳穿孔佩于身，以免遗失。大凡古人制礼，虽微细之事均有深意，研求极有味也。讲新学者务欲举中国古礼而尽废之，不特无天良，亦无意识也。景林留饭。未刻出城至宗显堂，赴大兴宛平唐佩卿（则瑀）、章寿生（师程）两邑尊之约，筹议调查选举人，预备地方自治，到者十余人，余为领袖。吾两邑地大人杂，散漫无稽，官与绅不习，绅与绅不洽，恐不能如外州县之易于筹措耳。余议先委调查于各区区官，较有头绪。归寓，桂月亭、田介臣两同年来谈。看《汉纪·章帝下》。两日又围白冻，大孔剧痛，诊系寒结，以温药散之。前人论诗，或谓得少陵句法，或谓得黄、陈句法（少陵、山谷能萃句法之正变，他家只是一家法耳），大抵学造句自是一番功夫，未可以皮毛而忽之，即作文何独不然，《左传》、《史记》、《汉书》、昌黎文皆有句法可学。

赠番禺梁长明比部

违俗存吾道，南宗得替人。江河终不废，光景固常新。对酒风帘夜，论文客馆春。驱车成独往，惆怅隔重闾。

初八日 晴。半日会客，独与少泉、俊臣畅谈。未刻出城谒寿州师商办起居注、编书处公事。至医学堂答访新聘教习周雪樵（维翰）。雪樵吾邑人，熟于泰西历史，曾撰《西史纲目》初、二编（至中古止）。申刻至福隆堂赴杨艺孙之约，冒风而归，殊不适。绀金代向日客中田买《外台秘要》四十卷二十四巨册，价洋十二元。此书刻于明末，而中国无传本，日本延享年翻雕《千金方》全本，亦梓于日本，中国向来所见者不过陕西石刻《千金举要》耳。二书为医学大宗，皆赖东国而传。士生今日读书，实逸于古人，不第医学为然也。书贾何姓以曹氏《宋百家诗存》求售，选录精详，为宋诗佳本，合之吴氏《宋诗钞》，两宋名家略备矣。

初九日 晴。患痢甚剧，且苦寒热，一日拒客谢事，唯随意看书自遣。病躯枯卧，百念皆空。看《汉纪·和帝》上。

初十日 晴。疾仍不减，延周雪樵来诊，疑为内痔。余因脓与粪分道而出，亦疑其患在肛头肠末，与内体无关，故眠食均胜常也。翰林院崇主事奉寿州师之命来谈进书分合办法。编书处自去冬未进书，此次扫数进呈，共四大函，余拟并为一次，作一大结束，即可奏请撤局，嘱崇君向懋勤殿太监商之（向来进书费每节八十八两）。延子澄、何润夫、闾安甫三公合邀太升堂，辞之。看《汉纪·和帝》下。宝惠三年奏留赴内阁验放，奉旨准其留部（明日述旨）。草谢恩折稿，请袁先生誊真。发次寅信。

十一日 晴。患仍不减，看书亦无头绪。朱竹垞先生论文以经史为根柢，而取法于宋人之文。余向持此论，颇喜暗合前贤，盖宋文如刘原父、贡父、魏了翁、叶水心、陈止斋诸家，根柢槃深，气体闳茂，实文家正宗也。

十二日 晴。卯刻入内谢恩。辰正二刻事下乃行，力疾坐车，仅能支拄。延安立甘医院西医韩大夫来视，徐季龙与偕。韩君断为肛门内生疮，患处距肛三寸许，与肠胃无涉，家人稍觉放心，定于明日携药水治之（治此种有形象证，西医实有专长）。朗轩来夜谈。

患滞下谢耿伯齐邀饮

春来成滞下，一饭矢三遗（廉颇一饭三遗矢）。名孰专扁鹊（扁鹊过邯郸，为带下医。带即古滞字，滞下今之痢疾也），污将穀褚师（褚师挚子曰“若见之君将，穀之”。杜注“穀，呕吐也”。）愧虚求艾术，屡失看花期。恶湿难亲酒，从君乞上池。（题污俗诗须典雅。结二语难得面面俱到。）（〔眉〕师，古“狮”字，正可对“鹊”。此句对甚活，颇得使事之妙。）

十三日 晴。圉污稍净，韩大夫复诊，以药水涤肠验之，无病。庄思缄僚婿自日本参观军操旋京。思缄素有才气，于广西南宁龙州办军务，名大著。相别十年，其识议更胜曩时。留其午饭乃去。鲁卿亦患病，两期不到史馆，余只可力疾一行。归途又诣编书处，到家尻骨大痛。卧看《竹垞先生文集》一卷，上明史馆总裁书凡七通，不愧史识。本朝人文集，吾最喜曝书、鮑琦二集，皆长于经史掌故之学，极有实际，阅之不安费日力精神。吾辈中年后，既少暇日，记忆力又减，看一卷书便须收一卷书之益。其泛滥因仍之籍，宜痛扫除之。看《汉纪·殇帝》、《安帝》上。殇帝即位时，生仅百馀日，古今人主无幼于帝者。就枕前为寿州师草补修记注折稿。

十四日 阴。一夜狂风怒鸣，振屋拔木，闻之不能安眠。上半日略减，薄暮复然，黄霾塞空，真蒙象也。圉污已净，韩大夫复来，仍以药水涤肠。一日随意看书，不成片段。曝书亭诸序跋，殊引人入胜。聂献廷太夫人七十七岁寿辰，遣宝铭代祝。梅叟来作竟夕谈，出示实甫所作梅斐诗集骈文序，体兼唐宋，博赡工秀，自是才人之笔。此道在今日几成绝学矣。梁长明赠余五古二十韵，以纨扇写之，推誉过当，殊可愧也。诗则深得古人体势。

十五日 晴，大风。便污复见，烦闷殊甚。三兄新生男弥月，与采澗同车而往。午刻祀先，面后谒寿州师久谈。入城为荫墀丈令媛诊疾。

十六日 晴。韩医来。思缄来谈，午饭。汪子衡自湖南到京。看《汉纪·安帝》中、《安帝》下。

十七日 晴。禹九弟自南来，畅谈南中近事。禹弟少余三岁，而下髯甚长且苍白，谈

论宏阔，俨然八叔矣。袁珥生来，延入内室久话。看《汉纪·顺帝》上。北乡侯薨后，顺帝以诸侯礼葬之。而当其在位时，臣民固共帝之也。《通鉴》载孙程、江京二人语皆称曰北乡侯，恐非事实（史家以后来称号追改前说），当如崔瑗语称少帝为合。

十八日 晴。便污日减，犹未净，仍卧而看书。看《四书辑释·孟子》数大章，意味殊胜。倪氏所辑各家说，颇能羽翼朱注，多所发明。得常镇道镇江府回信。

十九日 晴。具折请假十日。看《汉纪·顺帝》中。

二十日 阴，微雪。在家看史馆及书局书，知交过问，则卧而对谈。

二十一日 晴。雪后微寒。今明两日，先后、先帝四满月大祭，臣病体不能行礼，故请假也。何梅叟、沈爱苍、顾渔溪三公过访。梅叟兼携素饌，为余解闷，可感也。看馆局书。听涛园（爱苍别号）论诗法，极有可悟入处，真得此中三昧也。

梅叟携蔬饌邀顾渔溪、沈爱苍二公雪后见访

愧无肉相管城子，幸有心交灵石翁。帘外花痕春霁雪，豆间蔬食古馥风。光阴宛转迟三月（今年二月闰），天地萧寥只数公。犹听雅音追正始，论诗挥麈小梅红。

涛园（沈爱苍别号）善论诗，深得古人三昧。余屡受其益。尝称余诗有法，不苟作。顷话及昔年与郑苏龠、林瞰谷在上海，大雨，宴妓楼，宴罢即放舟。次晨达苏州。苏龠首倡一诗，瞰谷继之，语甚奇。涛园最后成一绝云：“楼上笙歌彻夜阑，四围花影泥人看。人声如沸潮如酒，侵晓吴江雨作寒。”前三语力写繁华，结语冷冷七字，化尽烟云之迹，自谓意境超绝。后读放翁一绝云：“绕檐点滴如琴筑，支枕萧斋听始奇。记得锦城歌吹海，七年夜雨不曾知。”乃是倒戟而入，意境更高一层。无端第二句著一“始”字，令人捉摸不着。后二句写尽昏天黑地，时至今日而始泠然有悟也。涛园费力作前三句，放翁只以“歌吹海”三字括之，用笔乃透馥地。因知古名人诗，断非后人所及也。

题梅叟江亭玩月图卷子

寻常见惯长安月，看到江亭月倍宽。宫阙排云金辨影，蒹葭如海碧澄澜。何人斗室方焚烛，大地秋光入倚栏。即此便成清净境，好从画理证蒲团。

伯兄去夏南行，余曾赋诗送别。今年二月，梅叟以江亭话别图为伯兄征诗。诸君子珠玉甚富，余亦补录前作，缀名其间

十年宦海共浮家，搔首乾坤事可嗟。今日一麾南剑去，午风开遍蜀葵花。
绕亭葭莢添离思，醉不成欢奈酒何。莫怪临歧难制泪，中年兄弟已无多。

花砖日影驻官门，天语犹劳问弟昆（兄京察记名召见，慈圣垂询毓鼎是兄是弟，房分亲疏若何，且有忠君爱国之褒）。誓欲从兄励名节，各将忠爱答深恩。

二十三日 阴。寒甚，无异深冬。题诗两卷，书法甚为得意，颇入坡公堂室矣。经仲、新甫、新吾编书处来问余病，且言编书告成将具折请奖，传寿州师命，命余主其事且撰折稿。三年之中，进书七百七十七卷，皆余一手督理，若非寿州深信而专任之，不能成事若是之速也。看《汉纪·顺帝》下、《冲帝》、《质帝》。接次寅信并抄来黄蘖禅师《烧饼歌》十餘首。

二十四日 阴，大雪厚三寸许。节近春分，殊可异也。亚蘧、禹九来内室畅谈。静中细读《孟子》，以蔡氏（模。九峰次子。朱学再传）《集疏》为主（通志堂本甚精工），以倪氏《通释》为辅，时时觉有会心处，为政为学，体用兼备矣。《楞严经》有一段云：“如重睡人，眠熟床枕，其家有人，于彼睡时捣练舂米，其人梦中闻舂捣声，别作他物，或为击鼓，或为撞钟。”此段意境本自超妙。山谷乃用其意作《六月十七日昼寝》一绝云：“红尘席帽乌靴里，想见沧洲白鸟双。马斲枯萁喧午枕，梦成风雨浪翻江。”盖谓处尘嚣烦苦之中，深想江湖之乐。午寝就枕，适值马因草罄而斲枯槽，其声隆隆然，梦中认为风雨翻江之声，不啻身在沧洲也。脱胎之妙，不可思议。任注云：“兼想与因，遂成此梦。”二语尤有神。余昔过定州古中山国东坡曾为刺史碑，作一绝云：“雄城百雉控南畿，战国君臣亦一时。故土空留三字碣，行人竟拜大苏祠。”正从《论语》“齐景公有马千驷”一章脱胎。自谓稍窥古法也。

二十五日 晴。请顾伯寅、范俊臣至编书处编前后进呈书总目。万、耆二主事来议公事。看《汉纪·桓帝》上。为梅叟写易实甫所作《灵樵山馆诗序》二叶。

大雪，亚蘧过访，谈诗甚乐

东皇不肯放春妍，云冻风凝欲暮天。飞絮忽成侵鬓雪，看梅还忆泛溪船。（〔眉〕次联屡改而后得之。前人雪诗云“斜漫潘岳鬓”，本是劣句，余用来却不恶。）病夫喜暖帘慵卷，佳客贪谈茗屡煎。吾党能诗推沈顾（沈谓涛园中丞），涪翁句律到今传。

二十六日 晴。痛坠又剧，遂不能着意看书。耆、广二主事来回公事。未刻，李六先生来久谈，论种树法甚详。酉刻禹九借精舍请客（佛鹤汀、陆天池、张寅生、程咏清）。

二十七日 复大雪，盈三寸许。梅叟冒雪来夜谈，兴味殊可思也。写诗序一叶。看《汉纪·桓帝》上之下。范史叙外戚宦官专权纵恣处，淋漓曲尽。叙党锢诸君子，尤激昂慷慨，千载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蔚宗自负文过孟坚，不虚也。吾子侄辈倘能熟读《后汉书》，不特作人有志节，作文亦有韵味矣。（〔眉〕吾之期望子侄，不知如何而后满意。乃宝惠官忙，不能专心读书。宝铭大能读书，而不肯用功。自襄以下，不知果有能担荷此事者否。后顾茫茫，不禁浩叹。〔乃自不肖以次，无一能继志者，读之愧汗，无地自容。男惠注。〕）拟草一疏，俟销假日上之，乃构思稍苦，即气坠不复能耐，遂搁笔。吁！吾年未老吾气先衰，奈何！奈何！怅然者一时许。

二十八日 晴。雪积过五寸，旋即融化，清润宜人，惜病躯无清兴耳。写诗序一叶。看《汉纪·桓帝》中。发福州（许篆丈）、延平二信。前买《书传大全》十巨册，系朝鲜

刻印本，字大纸绵，甚可爱。此书乃明胡广等所辑，颁行学官，为功令遵守之书。以蔡传为主，而杂采诸家，训释议论相发明，于微言大义，推阐颇为详尽。《四库提要》谓永乐所修诸经大全，此为最胜。余十日中每日必细看一篇，甚有味。余于经最好卫湜《礼记集说》，《钦定周官传说汇纂》，以为世间有用之书，莫过于此。有志治之，力竟未逮。丙戌岁在上海，得钟氏文烝《穀梁传补注》，叹为孤经绝业。阮文达称孔骈轩《公羊通义》为绝学，不能如斯编之纯粹以精也。然亦竟未卒业。是三经者，时时往来于心，每一展阅，心目为之开明。不知小辈中有能补余志者否。

二十九日 晴。具黄绫折恭请圣安销假，在史馆坐待事下，出地安门祝庆邸生日（昨日正日）。归寓略眠，枕上闻檐溜琤琮如雨。饭后诣编书处编定总目录三卷，批发支款单，此为最后一次矣。邓禹诸子各执一业，刘殷诸子各授一经，吾现有八子，亦欲分为八类，姑写于此，以自愉快。一治《礼记》周官，一治孔《公羊》钟《穀梁》，一治班、范两史，一治新旧《唐书》（兼彭氏《五代史注》），一治《明史》，一治马氏《通考》、王氏《续通考》，一治《朱子文集·语类》、《宋元学案》，一治国朝掌故文献各书，而《资治通鉴》、《古文辞类纂》则为普通必读之书。所举各书皆吾所景仰流连深入寤寐者也。果能如此，天下学问大宗萃于吾门矣，岂非人间极乐世界乎？

三十日 晴。春分。午后约绶金、思臧、三兄、六弟来寓手谈，夜深乃去。复吕康生夫人信并洋百元。前室管夫人之胞姊也。看《汉纪·桓帝》下。东京权归台阁，三公徒取充位，多用安慎圆稳之人，观史所载，前后数十人，其人大半不知姓名，不著事实。本朝雍正以后，设军机处，殿阁大学士亦几同具员，皆以年资得之。故近百余年，枢臣始为真相耳。

己酉闰二月初一日 阴。饭后力疾诣史馆。归途访葛振卿都统问病，详谈代进内大臣住班职掌，此皆向来汉人所不知者。傍晚复雪。看《汉纪·灵帝》上之上。参看《孟子集疏》、《辑释》数章。检《四库书目提要》谓蔡氏《集疏》约而赅，《日知录》亦有取于倪氏《辑释》（永乐四书大全即据《辑释》为蓝本）。则此二书固读《孟子》之秘笈矣。

初二日 晴。大风撼屋，心震耳聒。天寒甚，似十一月中节气。时令不正如此！以后汉郎额传证之，勿谓五行无征也。两日疾甚剧，坐立不安，强坐订定讲习馆章程。翰林院京察保送一等二十一员，编书处纂校各员皆与焉。闷坐书室，检所藏《说文解字》，乃吾邑吴彬华过录惠定宇评本，铅朱烂然。偶观十馀叶，字学研玩极有味。余于戊子、己丑间致力金坛段氏、安邱王氏书，所得颇深。此学束阁几二十年，今日对之，如晤旧友。

初三日 晴，大风。改削史馆满大臣传（永隆、福裕、富升）。近日看《孟子》“滕文公问为国”、“北宫侨问周室班爵禄”两章。制度亦当详考分明，乃能得《孟子》经国致治之精意。因取焦理堂（循）《孟子正义》对看，以考订辅义理，学问方能着实。焦氏此疏，墨守赵注，梳栉精详。国朝诸儒说经之书，征引博而有要。其说义理处，亦煞有体会，胜伪孙疏十倍，似可列诸学官，以代伪疏。梅叟来夜谈。

初四日 晴。思臧、禹九均来谈。刘梅舫自奉天来，因见余请假，不解装即来存问，关切可感。未刻笏斋自大同赴太原，附京张火车到京，余派李升迎于南口，车夫迎于西直门外，下榻寓斋。三年不见，畅谈别后事，乐而忘疾。晚，偕笏同车赴关伯衡之约。不赴夜局几一月矣。昨日都察院京察参劾科道给事中李灼华，御史俾寿、常徽，均以声名平常，